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八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宋　鏞

謄録監生臣施　華

經濟類編卷八十一

明 馮琦馮瑗 撰

人倫類一

君臣 五則

管子君臣篇 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是以為人

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而刑道滔赶進退者主制滔赶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臣以制信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于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于内則容貌動于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

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
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于民者少故
民輕給之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
務民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
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
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主
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故愿而
易使愚而易塞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威無勢

也無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齊民食于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

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于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奸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禮私愛驩勢不並倫爵位雖尊禮無不行選為都佼冒之

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参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諰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

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

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無如此失吾所為為之矣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

㚇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

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藜啥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

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汜塵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

弊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煗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寛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

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

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吕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

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埶恬淡無為之塲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葢信乎其以寧也

范曄鄧禹論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

之幾也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懐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于終朝就侯服以卒歳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窺其閒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宋徐鉉君臣論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

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則為上而下降甚易為下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況於禮致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甯戚扣角況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疏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敵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有苟合之刺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

不禮之哉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況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為士也君之失士或喪既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踣于景厲流于彘魯哀奔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為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故屈已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布衣況朝廷之臣乎夫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大小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嗟我

懐人寘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懐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況羣臣乎比治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衰也踈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為腹心踈而憚之也以為仇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於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佞遠之不敢怨受命無二慮臨難無茍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憾近之則比受命則顧望臨

難則幸生人君不能熟察也以為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踈彼亦懐二於是聽鑒惑於外精神滑於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於乾谿二世弑於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由者自私與自勝也自私故憗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踈也夫亡國非無賢臣亂主非獨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父子 五則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

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趍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

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

目畀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人民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内而嘉號

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本一則併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

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漢髙帝尊太上皇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

道之極也前曰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令尊太公曰太上皇

唐李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唐德宗以其子李璀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

但令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責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璀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

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
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懐光死璀亦自殺
宋欽宗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於鎮江人情危駭既
而太上皇后先還或謂后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輩
頗勸帝嚴備帝不從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
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
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
陛下早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

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責邪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母子三則

鄭伯克段于鄢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子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楚王英謀反事覺明帝得其録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陸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

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縁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恠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羮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常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于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

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
南燕主備德仕秦為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别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歳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

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
超母子犇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
平卒叚氏為超娶其女為婦超恐為秦人所録
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
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
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名見與語超故為謬對或
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
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

陰人吳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譙貴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譙變姓名逃歸南燕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為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為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舉望翕然歸之

教子 十二則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

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漢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

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名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

不罪詔免保官伯髙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

楊恪誡馬廖訓子弟書　恪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漢興

諸侯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黄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鑒念前世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

鄭玄疾篤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兖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

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奥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植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名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黄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歳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

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于禮堂寫

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務時無惜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魏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

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齊陳顯達為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

聞之不悅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顯達曰
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
燒之
宋文帝以江夏王義恭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
軍事荊州刺史與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
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
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
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

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於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褊同斃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地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

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决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蒱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竒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涼李玄盛誡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遺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勑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

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
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
寛恕審而後舉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
真偽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髙年恤
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顔任理慎勿
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疎罰勿容親耳目人間
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
詐億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

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
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餼食
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
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
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
名邦正為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
有小小頗迴為當隨宜斟酌吾臨涖五年兵難
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

滌除疵垢朝為冠讐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祖亦無負于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顔初不容懐有所損益計近便為少經逺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

唐李勣寢疾高宗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歸侍疾一旦忽謂其弟司衛少卿弼曰吾今日小愈可共置酒為樂於是子孫悉集酒闌謂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欲與汝曹别耳汝曹勿悲泣聽

我約束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户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及柳玭為瀘州刺史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

畏也門高則驕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懟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玼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宋邵雍戒子孫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

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
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
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
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
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
滅性大則覆宗絶祀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
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
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孝 十九則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絶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

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内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

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見于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見其色其次也

父母怒之作于意見于色下也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呂覽孝行篇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于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

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燿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

謂貴德為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龢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龢煎調養口之道也龢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

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

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范曄孝子傳論　孔子曰夫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亡本樂之道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

修己以致禄養之本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于東鄰之牲夫患菽水之薄干禄以求養者是以恥禄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禄厚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顔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嘆

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

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産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于心而感于人以成名受禄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

延篤仁孝論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一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由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衞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于萌芽

終于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顔回是也若偏而

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参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隗囂遣子恂入侍更始鄭興因恂求歸塟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塟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塟請乞骸骨若以增秩

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羆曰羆將不足留故也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専命之使入必為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屛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以己顧留妻子獨歸塟將軍又何猜焉羆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

晉書孝友傳論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

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動天地
而降休徵行之於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
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亹亹忘劬集
包思蓺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
在哀哀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興嗟灑風樹以隤心瀕寒
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
在醜無爭協修升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
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蒸蒸弘七體而

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賛郭巨致錫金之慶陽
雍標蒔玉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毦擾功
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
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頳荆枝性合則華承
棣蕚乃有推肥代瘦狗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
致緬窺湘素載流塵躅者歟晉代始自中朝逮于江左
雖百六之災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
踵王偉元之行已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彦體至性以

馳芬賡袞顏含篤友于而宣範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
其遺絢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何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
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
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
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又曰
潁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
亡盡其哀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潁

昌侯見之矣

孫晷事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凡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侍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凡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川祈求懇至

庾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

先生何恭之過衮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
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衮
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衮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
室及適衮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衮共安貧苦相敬如賓
母終服喪居於墓側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欲進其飯
者而衮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獲者已畢而採捃
尚多衮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捃也不曲行
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

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名鄰人集於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衮之罪也父老咸亦為垂泣自後人莫之犯

許孜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没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

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于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嘆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檐鹿與猛獸擾其庭

圍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於家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

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于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絶者半日于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菫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

而不減至時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名參軍事皆

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欀椽耳不慿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

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

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涌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于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識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于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盂陋少而貞立清操絶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娱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而歸雖家人亦不知

其所之也喪母毁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毁性無嗣為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内

宋徐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紿言書中有金

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辨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聞者敬服神宗賜粟帛及卒賜謚節孝

朱壽昌父巽守京兆時妾劉有娠而出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

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及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年七十餘矣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居數歲其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天下稱其孝

陳堯原孝論　立身之謂道本道之謂孝上至天子下至于庶人未有不由而立也嗚呼為孝之道是因乎心

者焉孝之小大性有能否君子小人亦各存其分也聖人之教布在方策不敢毀傷存其始也立身行道要其終也居必誠其心遊必擇其方然後謹以温靖之禮慎以飲食之節起居進退罔咈其志善事幾諫勞必無怨至于愛敬之道乃天性也無忽天性以慢人紀斯可錫其類而不匱也世之愚者知其孝乎而不知所以為也越禮以加敬輕生以致養且曰親之疾弗瘳者子之肌可療焉乃折體斷股密置于味苟親之壽幸而未盡而

或生也則鄉里神其事以為孝之感乃聞之于州縣聞之于天子官給其賜以優之然後傳之于後旌之于門閭率土之民向之而思其效者矣嗟乎風俗之移人也而官其事者遂以之自賞俾蚩蚩者知其室而不知其戶也逾墻鑽穴而追殞乎命且親之憂必以疾也非疾而自刑是致其憂者也予曰毁不滅性死生之際尚或存也茍居疾以剥膚由味而喪軀則所謂陷之于不義者也禽之相食尚曰無有安在為人父母而食其子者

乎古之孝以感者多矣猶是者未之覿焉且民之耳目烏知所謂聖人之道在乎諭之而已既諭之且制之俾為孝之民誠其心而不誠其名愛其生而不愛其賜始于一邑迨于一郡然後天下之民可率之以道也斯之謂王化之基人倫之本可不急乎

經濟類編卷八十一

經濟類編卷八十二

明 馮琦馮瑗 撰

人倫類二

宗族五則

唐太宗時高士亷韋挺令狐徳棻岑文本上所撰氏族志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雖累葉陵夷苟它族欲與為㛰姻必多責財帛或捨其鄉里而

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太宗惡之命士廉等偏責天下譜諜質諸史籍考其真偽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為九等士廉等以黄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太宗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世禄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卬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棄廉忘恥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

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勳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
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為昏雖多輸金帛猶為彼所偃
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
猶以崔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狥流俗之情也乃
更命刋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以皇族為首外
戚次之降崔民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
十一家頒于天下厥後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
望奏請改之高宗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

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髙下為凖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勲格

李義府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無頼之徒籍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與同譜及義府出為普州即除之義府聞而銜之及復為相使人誣構其罪下獄自殺　山東士人自矜門地昏姻多責資財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勲臣

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為昏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為其子求昏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高宗矯其弊詔後魏隴西李寶等子孫不得自為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然族望為時俗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昏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

宋太宗時江州義門陳兢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閒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别為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閭賓初免徭役至兢子姪益衆常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蘇洵蘇氏族譜亭序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

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詔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収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

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黨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其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

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别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憝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其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摇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

於斯人之一節者顧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内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蘇軾勸親睦策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

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欣歡之心而為鄰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鬬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

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収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

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

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

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婚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名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

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期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門第二則附

宋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武帝初踐阼擢為僕射居顔劉之右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累啓求出武帝不悦

自是稍稍下遷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傅說去版築為殷相明𠤱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兹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黄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塗也自魏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近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商之科較然有辨矣　裴子野

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奇士猶顯清塗降及季年專限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生自寒宗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廕名禍宜哉

北魏高祖與羣臣論選調曰近世高甲出身各有常分

此果如何李沖對曰未審上古已來張官例位為膏粱子弟乎為致治乎高祖曰欲為治耳沖曰然則陛下今日何為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高祖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沖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高祖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秘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高祖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高祖謂昶曰

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别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也　司馬光曰選舉之法先門第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歴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禄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

賢婦人　二十八則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

上賓驚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

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

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内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

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
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
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
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
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闖
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
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

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内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慭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犂于荆

趙王以趙括為將代廉頗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

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

縱奇兵佯敗走而絶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漢文帝時人上書言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

于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竊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

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甞就少君父學

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恱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可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

危吾焉敢忘乎

太原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于野聞賓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容

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慚兒女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于機杼一絲而累以

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刼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

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為安衆令喪于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于是

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于郡郡守恠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塟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今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安定皇甫規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

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娉以軿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于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于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朴

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
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魏丹陽大都督嬀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入居軍
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紿之曰乞取晦日設祭除
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
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
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
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

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户内使人名覧入徐氏出户拜覧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覧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衰絰奉覧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絶昏强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

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

晉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

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行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謝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

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

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于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躭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琇固請于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

孝子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

張宣子以女妻劉殷宣子家富于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

亦婉順事祖姑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侃父初聘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

陽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薪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餚饌逵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桓玄常雅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絶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

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于奚官中奉養夫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責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産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顗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内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顗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

與祀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于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絶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

護之逞時年小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嘆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

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苻堅妾張氏明辨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黄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于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

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嗥衆雞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于壽春張氏乃自殺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偽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傅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

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嘆服性孝友善風儀進止

聰既僭位名為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為后將起鵄儀殿

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

堂私勑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為妾營殿今昭德

足居鵄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

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為身哉帝

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

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

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于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忌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内輔如此后朕無憂矣

陳歐陽紇名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紇敗擒之斬于建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己行義何憂懼乎至是陳主徵以為侍郎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

邊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冼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幰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

唐代宗時嚴武三鎮劒南厚賦斂以窮奢侈梓州刺史章彜小不副意名而杖殺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數戒其驕暴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

杜悰尚岐陽公主公主憲宗長女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髪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

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吳元濟以董昌齡為郾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郾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隤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

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温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迕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

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塲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都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臯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為學士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絶勍為

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
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温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况一
子乎願王毋以為念王以其母為賢厚錫其家
後周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多計數善發隠伏將卒有謀亂
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察詗
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
逢曰光委數聚飲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行逢妻鄧國夫人鄧氏
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

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卧僮僕來輸税行逢就見之曰吾為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税官物也公為節度不先輸税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税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嘗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行逢慚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

宋大長公主太宗女幼不好華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宴集必親視饔膳之節章獻太后賞

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
導冣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五六人
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仁
宗親為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
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
病而邀賞耶齎賜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
往視未至而主已卒乃即主堂易服奠哭謚獻穆
張載女戒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嘉爾

婉娩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克施克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無然皋皋無然訿訿彼是而違爾焉作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惟非惟儀女生則戒王姬肅雍酒食是議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誨言銅爾提匜謹爾賓薦玉爾奩具素爾藻絇枕爾文竹席爾吳筦念爾書訓思爾退安彼實有室爾勿從室遜爾提提爾生引逸

妒 一則附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褏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

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説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褎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褎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褎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褎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老 十五則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

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齊桓公田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于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于父

臣得罪于君未嘗聞君得罪于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于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于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景公遊于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宣王出獵于社山社山老父十三人相與勞王宣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

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是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于大王望得富于大王望得貴于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廪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

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可少得以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楚丘先生行年七十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

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漢文帝養老詔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武帝復高年子孫詔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内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宣帝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已上非

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大中大夫疆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明帝行養老禮詔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閒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軟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

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讎其賜榮爵關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晉成帝蒸祭太廟歸胙於司徒王導且命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即位沖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

不博士郭熙杜援議以為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以為天子臨辟雍拜三老況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荀奕議以為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

北魏詔中書監中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

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高祖許之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高祖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詔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隋文帝賜李穆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即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入朝帝以穆為太師贊拜

不名李穆上表乞骸骨詔曰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
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仍以穆年耆敕蠲朝集有大事就第詢訪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謹上表固辭不許仍
賜以延年杖周主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於門屏之間謹荅
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護升階設几謹升席南向
凭几而坐周主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
醬豆親為之袒割謹食畢周主親跪授爵北面立而訪道謹起
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

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正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荅拜禮成而出

宋文彦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彦博年八十一矣

幼三則

管仲弟子職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弟無驕恃力志無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　受業之紀必由長

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賔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醋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胾中别胾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虚豆右執挾

七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奥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於戶

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巳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暮食復禮昬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為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磋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齊有閭丘卭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卭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槖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卭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卭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騂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

下盧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槖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槖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户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户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户則高其户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經濟類編卷八十二